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回天綺談 第十四回 政見參商賓勃侯演說 憲章宣佈改革黨成功

卻說營疏爾的牢獄，全間部是用石頭砌成，比銅牆鐵壁還要堅固。但自從拿了遮阿裡輔後，政府看改革黨辦這件事有似兒戲。說亞卑涅是改革黨中一個極要緊的人，挺身出來救他的，只得遮阿裡輔一個。又拿著一口洋槍，一張小刀子，就想去劫獄。這樣迂拙，料改革黨沒甚麼人材，沒甚麼死黨，不過一犬吠形百犬吠聲。不是以利合，就是為著名譽跟著風潮走的。看他不起。所以近來不大以改革黨為意，看管亞卑涅也不像從前那樣嚴密。卡爾巴利他們糾集同志後，有扮作商人的，有扮做小工的，有扮做教士的，一個一個混進去營疏爾牢獄附近，見機行事。住了兩三天，沒甚眉目，好不納悶。剛剛是時乃十一月下旬，節交冬令，風雪嚴寒，天陰月黑。他們知這些獄卒，一個月受七八塊工錢。現在冷到這個田地，非去吃酒也去打睡，斷未必肯徹宵看守，替他捱這些苦楚。決意是晚下手，馬上通知各人，預備一切。到了三更時候，更廳起大風來。風聲怒號，敲門鑿壁也聽不見。他們咸說孔明借得東風，我們也借了北風來。好不愉快。先派一人爬過監獄的牆頭，進去打探消息。去了半點多鐘工夫，不見他出來。各人以為他一定被人拿著，彷徨疑惑，好不擔心。

正商量如何辦法，忽樹林裡頭走出一條大漢來。各人大吃一驚，想撲過去格殺他。卡爾巴利留神一看，原來就是他的哥哥營哈利，趕快上前問他來這裡的緣由。他遂將卡爾巴利殺了三個刺客，這一晚官要拿人，他也逃走的事說了幾句。又說：「近來聽見喧傳，這些奸黨不日就要將亞卑涅正法。我為著國家的前途，朋友的交情，好不傷心。想去聯合改革黨去搭救他，又找不得改革黨的行蹤，所以單身冒險，也跑到這裡來，略盡自己這點心事。我來了許久，覷見有人站著，不敢出來。後細聽一會，知你們也是商量我心中這件事，知是同志，正好合辦，我才敢跑出來。我前幾天也打聽清楚，亞卑涅在那一間監房，在第幾號房子了。」各人聽見這話，歡喜自不消說。

正說話間，那去探消息的人回來報導：牢獄裡頭闖其無人。看門口這一個，也擁著被窩，蓋著頭腦，昏昏沉沉睡去了。他們喜躍萬分，就叫他引導，扳著這繩做的梯子，魚貫進去。手足都已凍僵，差不多拿也拿不穩，站也站不住。鬧了半點鐘工夫，才爬過去。進去後，就叫營哈利帶他們到亞卑涅住的監房去。誰知把這雙鐵門一撞，驚起看門的人。他聞人聲洶湧，知是有變，馬上吹起響鈴。這些獄卒猶在夢中，倉皇皇皇跑了三十個出來。有拿著自己的靴子當洋槍的，有拿著一卷畫軸當刀子的，狼狽異常。改革黨他們如虎入羊群，殺了幾個，捆起幾個，此外通通跪著乞命。勒令要他開了這雙鐵柵，他們通通跑到亞卑涅房間。

亞卑涅正躺著看書，忽然見他們進來，又驚又喜。問了好幾句為甚麼到這裡來，沒有一個回答他，只管拉著他的手，拉他出去，飛跑似的直跑到格林威治的地方。是時東方微明，差不多就要天亮。就走進森林裡頭，暫且躲避。忙著人通知改革黨首領賓勃魯侯威廉與魯伯益科特他們。他們是有閱歷的人，就叫亞卑涅不要孟浪，找一個僻靜的地方，躲避一月半月，才好出來運動。律克卑就帶他到自己家裡。亞卑涅夫人是在律克卑家裡的，夫妻相會，久別重逢，這種愉快，看官大約都可以曉得，自不消執筆人贅說。

卻說政府知道營疏爾監獄被劫，亞卑涅逃走這件事，十分震怒，立刻懸了一萬幾千元的賞格，打電去各國政府，請各國拿他。誰知改革黨的主義，已為輿論所公認。他的罪名又是公罪，各國那有交人的道理。那知政府不曉得公法，還是意氣用事，下他一個大逆不道的罪名，就算恥辱他，好等他不齒於人類。看官，你說可笑不可笑呢！

一晚，改革黨他們在魯勃士的別莊開一大會。政府打聽出來，就派了幾十個憲兵去掩捕他們。那一班守衛壯士看來意不善，一面通知他們逃走，一面出去拒敵。七八個壯士，如何能夠抵當這幾十個憲兵。憲兵遂蜂擁進這別莊去，樓上樓下一個人影兒都沒有。跑到後花園一搜，見有好幾個躲在石山背後。憲兵揚揚得意，以為縱然不是首領，也一定是極重要的人。就將他們幾個捆綁起來，帶他回去。政府有鑑於亞卑涅這件事，就禁錮他們在重牢，連審問也不給外人知道了。到了翌日，倫敦城中喧傳改革黨昨晚被政府掩捕，一網打盡。

那改革黨的同志得了這個消息，馬上通知各處支部，出法解救。過了二三天，全國改革黨這處十個，那處八個，通通擠在倫敦城中。還有路遠的人，不能來得這樣快當，隨後亦陸續來京。那賓勃魯侯與魯伯益兩首領，自這晚逃脫後，躲在格林威治那一間和尚寺。一聞各同志這樣熱心，又咸集京師，知是一大機會。兩個商量說：「機會是最難得的東西。若逸了機會，駟馬也追不回。我們正可順天應人，乘勢舉事。」於是你提出一條問題，我提出一條問題，都商量妥當。就派一密使通知總會，說是晚改革黨所拿去這幾個，不過園丁，並非黨中重要人物。並請各支部的總理，快來商量事情。

各人得了這個信，自然是喜不可言。各支部總理，就馳集賓勃魯侯兩個處，商議大事，各人發表意見。那年少氣盛的人，心醉盧騷民約的議論，又見各國革命得這樣爽快，忘了本國數千年的歷史。又不暇計及國民智識的程度，各國窺伺的危險，非說今日自當革命，就說今日不可不革命。更有橫暴議論，說寧送給外國，也一定要革命。那閱歷太多的人又說，天下事談何容易，非有十二分成算，斷不可輕舉妄動。把天下的事情，比各種機器，說機器雖是靈巧，然有一粒小砂梗著就轉不動了。這種議論，說他老成持重也可，說他畏首畏尾也無不可。此外有主張利用主義的，有贊成平和主義的。不過一百幾十人，差不多有十幾個政見。因為革命這兩個字好講說話，還是主張革命的占了多數。

賓勃魯侯待各人說完，說道：「諸君議論雖是不同，實不外以救國為宗旨。但凡事利多害少，才做得過。我國民保守的性質，諸君總可以曉得。革命兩個字質言之，就是作反。若運動人出去作反，不獨號召不來，卻招人疑忌。本黨得養這種勢力，也全因輿論贊成我們的主義。我們若變了宗旨，豈不盡失天下人心？輿論的勢力，比兵隊的力量還要利害些。不如我們率著幾千同志，面謁約翰陛下，將現時人民的慘狀，國家的恥辱，逐件陳奏。請他驅逐奸臣，錄用新黨。現在陛下不過被這班不知國家為何物的奸臣蒙蔽，一切外間事勢全不曉得，所以如此，若是知道，總有悔悟之一日的。將來我們有所借手，一切容易，比在局外手無斧柯，橫發狂論，扼腕抵掌，一點事情都乾不出來，還不於事有濟嗎。這樣辦去，一則不至苦毒生靈，一則不怕外國干涉。現在國力這樣疲弊，事勢又這樣危急，若錯了一著，就全局敗壞。請諸君細想才好。」各人是向來尊崇賓勃魯侯他們的，聽了這番說話，更知剛才所說都是理論，不適時宜。遂滿堂一致贊成是議，馬上公舉魯伯益做大將，亞卑涅做參謀，號召全國志士，直指倫敦進發。

政府得了這個警報，立刻派兵防禦。誰知這些統兵大帥，不獨呼應不靈，卻有與改革黨作內應的神氣。倉皇萬狀，只令近衛兵堅守倫敦城。近衛兵以地方遼闊，兵力薄弱，容易失守，請求入守王宮。其中漸有逃亡，將成瓦解。於是英格拉、亞遮斯、敬康這些奸黨，知大勢已去，進退維谷，三十六著，除了走的一著外，並無他策。於是有挈眷跑到外國去的，有削髮入山做了和尚的。改革黨遂以堂堂之陣，正正之旗，入了無人境一樣。簞食壺漿，歡呼萬歲。亞卑涅更發一號令，說擄掠者斬。所以這幾千義勇兵，更雞犬不驚，秋毫無犯。上自貴族，下至勞動者，沒有一個不贊賞改革黨的舉動。其中有許多向來附和姦黨的，也轉過來謳歌改革黨。這是趨勢黨，原不足掛齒牙。但即此也可想見改革黨的勢力了。

那威權赫赫，統御二百多萬英國臣民的約翰，變了寡人一個，孤立在坵勃沙城中。真是呼不應天靈祖靈，調不來親兵救兵，彷徨無措。改革黨先將國家的大計，民生的疾苦，陳奏一番，後才將改革黨的目的發表出來。約翰細想，若給他們憲法，將來束手縛足，不能任意指揮。以皇帝的尊嚴，要仰這些蟻民的鼻息，好不恥辱。若不答應，則現時身命都懸在他們的手，好不危險。打量了一會，心中說道：現在他們有挾而求，不先答應他不行。後來我有勢力，依與不依是由我的。主意已定，七月十五日，遂降了諭旨，命國民會議制定憲法。於是改革黨傳檄四方，召集全國志士，在蘭尼美開大會議，商量編制憲法，組織新政府的法子。

是日，約翰王及王族貴族都來與會。各人就推賓勃魯侯做會長，魯伯益、蘭格頓、勃魯士、亞卑涅做副會長。你想一條，我擬

一款。大家商量了好幾回，就制定六十三條憲章，呈與國王。國王只有唯唯諾諾，不贊一詞，就蓋了御寶。宣示天下，舉國歡聲雷動，高呼萬歲。至這六十三條大憲章，世人就稱作大憲章。看官讀英國歷史，自然曉得，不用細說。

往後英國人民得這樣自由，這樣幸福，也都是這大憲章固了基礎。飲水思源，又豈不是食賓勃魯侯、魯伯益他們的報嗎？回想他們提議這件事的時候，豈料及身而見，又豈敢雲一定有成麼？不過拿定宗旨，見事做事，百折不撓，那件大事業就成於他們的手。所以天下事，不怕難做，不怕失敗，最怕是不肯去做。若肯去做，煉石都可以補天，銜石都可以填海，志氣一立，天下那裡有不成的事呢！就今日下失敗，然有了因，自然有果。十年、二十年後，總有成功之一日的。看官讀這一篇，不要崇拜他們，歆羨他們。你想學他，就有第二個賓勃魯侯，第二個魯伯益出來。孟夫子有云：人皆可以為堯舜。至去做與不去做，豈不是又在自己麼！